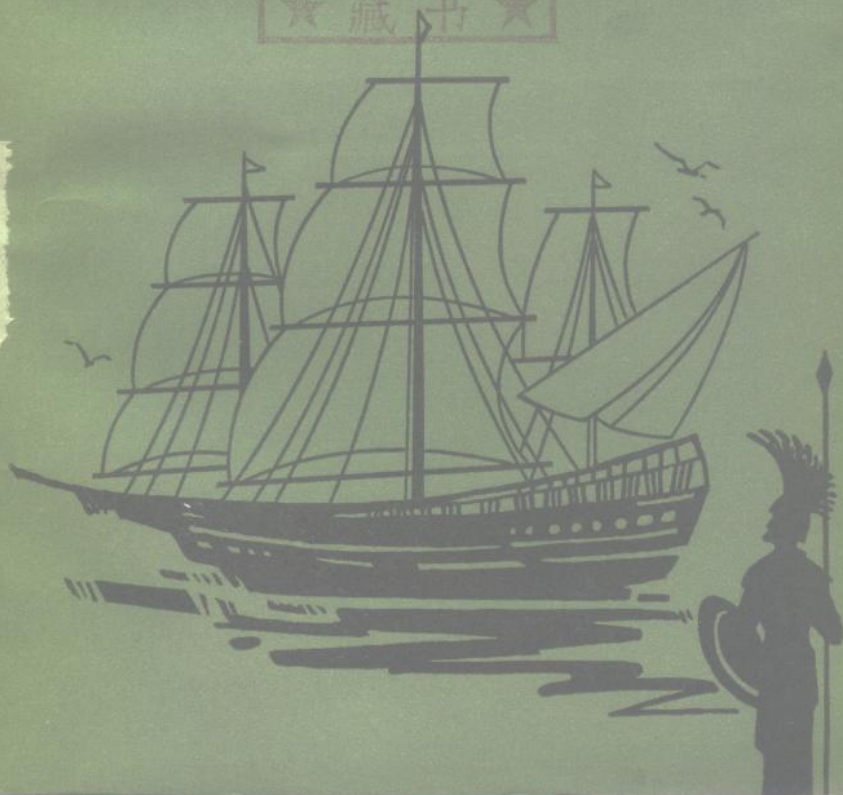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F03
/2

50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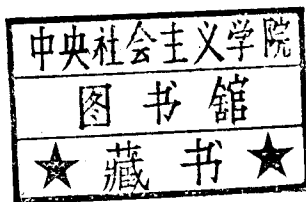
DH24/08

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

〔特立尼达—多巴哥〕艾里克·威廉斯 著

陆志宝 彭坤元 张晓华 译

张文淳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年12月

84

Eric Williams

Capitalism & Slaver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4

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

〔特立尼达-多巴哥〕 艾里克·威廉斯 著

陆志宝 彭坤元 张晓华 译

张文淳 校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字数：211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4243·2 定价：1.10元

前 言

去年十二月，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发起并成立“华侨史研究会”，在当时，中华书局也出版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最近，教育部的同志来同我商量，要编写关于海外华侨的历史，我曾提议邀请一些研究人员分别编写华工出国记、海外华工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华工后裔对我国的贡献三个方面的著述。由此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华工在十九世纪怎样接着十七、十八世纪的大批黑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卖命的。可是，要知道华工被奴役的历史，就需要了解他们的前身——黑奴是怎样被残酷地奴役的。

特立尼达-多巴哥前总理艾里克·威廉斯著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这部书，应用了丰富的资料，生动地说明了被资本主义奴役的第一代的遭遇。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就不可不阅读这部名著。

陈翰笙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

目 录

序.....	(1)
第 一 章 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3)
第 二 章 黑奴贸易的发展.....	(29)
第 三 章 英国的商业与三角贸易.....	(48)
第 四 章 西印度集团.....	(81)
第 五 章 英国工业与三角贸易.....	(94)
第 六 章 美国革命.....	(104)
第 七 章 1783—1833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21)
第 八 章 新的工业生产秩序.....	(130)
第 九 章 英国资本主义与西印度群岛.....	(149)
第 十 章 “我国的商业界”与奴隶制.....	(164)
第十一章 “圣人”与奴隶制.....	(172)
第十二章 奴隶与奴隶制.....	(190)
第十三章 结论.....	(202)
注释.....	(206)
文献提要.....	(260)

序

本书试图从历史角度阐述以英国为典型例子的早期资本主义与黑奴贸易、黑奴制度，以及与十七、十八世纪整个殖民地贸易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时代都要重新编写历史，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由于这个时代的种种事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我们原有的历史观点，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观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在许多专门著作和通俗读物中，差不多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一般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思想上，特别是在那些对现有见解的形成和指导作过努力的人的思想上，已经深深扎了根。另一方面，关于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那个时期的情况，虽然已积累了材料，并撰写了不少著作，但当时世界范围的贸易及其内在关系的性质，这种贸易对工业革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至今留传给现代文明世界的遗产，则还没有任何人加以全面和详细的阐述。因此，本书打算在这方面进行一次尝试。但是，对人们熟知的社会、政治，甚至思潮的经济根源，本书也要加以阐明。

然而本书既不是一部思想方面的论著，也不是解释性的著作。严格地说，本书是一部经济著作，它研究黑人奴隶制的作用，研究奴隶贸易所积累的资本在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工业资本主义成熟后，在摧毁奴隶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本书首先是一部英国经济史著作，其次是西印度群岛和黑奴历史的著作。它不是研究奴隶制的结构，而是研究奴隶制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的一部著作。

我在此要向有关方面表示感谢。下列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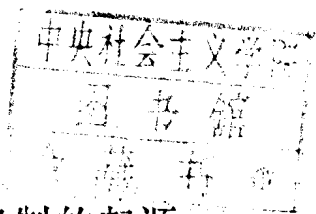
了我以热切的关怀和帮助，这些机构是：英国博物馆；英国档案馆；印度政府档案馆；西印度委员会；牛津罗得斯图书馆；英国银行档案馆；英国反奴役与土著保护协会；伦敦友好大厦；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曼彻斯特中心图书馆；利物浦图书馆；赫尔·威尔伯福斯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哈瓦那国立图书馆；哈瓦那友好经济学会之家。我还要对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致以谢意。由于它的帮助，使我得以通过与霍华德大学创建者图书馆有馆际借书关系的一个内部图书馆，借阅了查尔斯·怀特沃思爵士关于“大不列颠进出口贸易1697年至1773年间历年状况”的有价值的统计数字。

我的研究项目得到下列几笔基金的帮助：特立尼达政府发给了第一批补助金；牛津大学奖给我两笔高研补助金；研究英国殖民地史的拜特基金会，提供了两笔基金；朱利叶斯·罗森沃德基金会分别于1940年与1942年发给我研究员基金。华盛顿城乔治·华盛顿大学 罗威尔·J·拉加茨教授，加里福尼亚克莱尔特蒙-波莫纳学院的弗兰克·W·皮特曼教授和西北大学梅里维耳·J·赫斯科维奇教授，都非常热心地审阅过这份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议。我在霍华德大学的高研同事查尔斯·伯奇教授也给予了同样帮助。文森特·哈洛博士，现任伦敦大学帝国史的罗得斯教授，曾辅导我的牛津博士论文，还不断给我以极大帮助。最后，我的妻子在摘录注释和打印文稿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这里一并向他们致谢。

艾里克·威廉斯

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

1943年9月12日



第一章 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1492年，哥伦布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发现了新大陆。从此以后，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一系列长期而激烈的冲突。然而四个半世纪的光阴过去了，迄今仍未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最早对外进行扩张活动的葡萄牙，宣称新大陆是属于它的。理由是，罗马教皇在1455年的诏谕中曾把奴役所有异教徒的权利授予了它，而新大陆正好属于该诏谕划定的范围。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争执，四处寻找仲裁。鉴于两国都是基督之国，理所当然地把问题提到教皇面前。当时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个人和政府都不敢违抗他。罗马教皇仔细地研究了两国针锋相对的申诉之后，于1493年连续发布了几道诏谕，划定了两国殖民地的分界线，东半球划归葡萄牙，西半球划归西班牙。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能满足葡萄牙的欲望，翌年，敌对双方又签订了托德拉士条约，才取得了较为满意的妥协。该条约修订了教皇所作的允许葡萄牙占有巴西的裁决。

但是，无论教皇的调解还是正式的条约，均不能约束其他国家，实际上反而遭到了它们的抵制。1497年，喀波特之航行抵达北美，就是英国对葡、西两国分割领土所作的直接反应。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发出了著名的抗议：“太阳照耀他人，也照耀我。我倒想看看在亚当遗嘱的条文里是否写明不许我分享世界。”丹麦国王则说，就东印度群岛而言，他拒绝接受教皇所作的裁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威廉·塞西尔爵士认为，教皇无权“随心所欲拿走或转送国土。”1580年，英国政府还提出“实际占领决定主权”^{〔1〕}这一针锋相对的原则。自此之后，就应了当时的说

法“世上无和平”。后来有一位巴巴多斯的总督说：“西班牙国王无法长期控制下去……，那么，该由谁来主宰西印度群岛呢？是英国国王，还是法国国王？”〔2〕这是一场激烈的争吵。英国、法国、甚至荷兰，都开始向伊比里亚半岛上的两个轴心国挑战，而且宣布要占有阳光下的土地。以后黑人也来分占地盘，不过他们并非自己要来分占地盘，而是新大陆的甘蔗、烟草、棉花种植园的阳光要熬煎他们。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一个新殖民地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即“有大片肥沃的土地。”〔3〕1776年以前，英国占有的殖民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多样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吉朋·威克菲尔德讥笑这类小农〔4〕是一帮“搔抓地皮者。”他们过着“发不了横财，也难飞黄腾达，但生计可靠的生活。”〔5〕1840年的加拿大，情况就是如此。第二种类型的殖民地，则拥有设备，能够大规模生产供出口的土产品。美洲大陆北部的殖民地属于第一类；而大陆南部的烟草种植园和加勒比盛产蔗糖的岛屿属于第二类。梅里威耳指出，在第二类殖民地中，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劳动，否则土地和资本都得白费。换句话说，只有依靠强迫命令，劳动才可能成为持续、有效和协调的。马萨诸塞的农夫一向就在小面积土地上耕作，用自己的血汗换取少得可怜的收获。因此，他们中单干主义非常盛行。这就需要把他们改变为有组织的集体，以从事大面积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不实行这种强制性，劳动者就会自发地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耕种自己的小土地。英国大资本家皮尔先生多次讲过这件事：他曾携带五万英镑，三百个劳工来到澳大利亚的斯旺河殖民地。他的计划当然是要这批劳工为他干活，就象在英国一样。但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这批劳工看到了广袤的土地，于是，他们宁可自己种地当小业主，也不愿为挣工资去给资本家干活。澳大利亚毕竟不是英格兰，这位资本家终于被大伙抛弃，无人给他铺床，无人给他打水。

在加勒比殖民地，防止“劳动力走失”和“小农耕作”的办法是实行奴隶制。佐治亚州早期的历史经验是有教益的。这个州的某些托管人尽管在其他殖民地拥有奴隶，却禁止该州的种植园使用奴隶。因而使该州的种植园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正如怀特费尔德描写的那样——两条腿都被捆起来了，还要人往前跑。无怪乔治亚州的种植园主纷纷举杯祝愿早日实行奴隶制。后来对该州的禁令终于取消了〔6〕。梅里威耳曾把奴隶制看作“可恨的资源”。〔7〕也许是这样。不过，奴隶制的确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经济体制。它曾经是古代希腊的经济基础；它还缔造了罗马帝国。在近代，它又为西方人的香茶和咖啡提供白糖。奴隶制生产出来的棉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它促进了美国南部和加勒比地区的形成。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奴隶制不过是下等阶层横遭虐待的一部份；是整个严酷无情的封建法律和贫民法的组成部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此不同的地方则是“开始用英镑计算财产。他们为了达到提高生产，聚敛财富的目的，不惜牺牲人的生命。”〔8〕

亚当·斯密是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工业中产阶级的一位代表。他在后期经常宣传这样的论点：一般说，实行奴隶制是由于主人的贪权和爱耍威风，在役使奴隶的地方，如若实行自由的劳动，收益当会更大。他还指出：普遍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说明“用奴隶干活，似乎只需维持其生命就够了，然而实际上所花费的代价却最大，因为不可能积蓄财富的人，他总想吃得最多，干得最少”〔9〕。

在这里，亚当·斯密把时间、地点、劳动和土地这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看作抽象的命题。自由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当然具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奴隶主也明白这一点。奴隶劳动十分勉强，既没有技术，又缺乏才干〔10〕。如果其他条件都一样，人们当然会选择自由劳动。但是，在殖民地发展的早期阶段，其他条件是不一样的，当时并不是因存在自由雇佣劳动，并与之进行比较后才选择

奴隶制的；相反，那时在客观上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吉朋·威克菲尔德写道：奴隶制产生的原因“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与道德无关，也无所谓邪恶与善行，完全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11〕由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口不多，不能向美洲新大陆提供足够的自由劳动力从事种植甘蔗、烟叶和棉花的大规模生产。因此，实行奴隶制就势在必行。为了获得奴隶，欧洲人最初把目标对着当地居民，后来又转向非洲。

在某种情况下，奴隶制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如在生产蔗糖、烟叶和棉花方面，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奴隶主使用有组织的奴隶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这就使他们从土地上得到的好处超过个体小农或小农业主。而生产上述经济作物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完全足以补偿由于奴隶劳动效率不高而造成的较大费用。况且种植园的劳动无须多少知识，工作单调，只需要协调一致，手脚不停。这就是奴隶制的实质。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由于新移民不断地输入和繁衍，人口到达了一定密度，可供私人耕种的土地全部分配完毕。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时，奴隶制的费用，包括生产成本，养活生产与非生产的奴隶开支，才超过雇佣劳动的费用。正如梅里威耳写的：“一旦可以获得大量自由劳动力时，使用奴隶劳动的费用才会超过雇佣自由劳动力的费用。”〔12〕

从发展的眼光看，实行奴隶制的最大弊病是使土地迅速贫瘠。因为要取得驯服而廉价的劳动力，只有迫使下等社会阶层日益堕落和贫困化，并千方百计造成他们的愚昧无知，从而使他们安于现状。因此，农田轮作制和科学种田完全不适宜奴隶制社会。结果造成了土地肥力递减。杰佛逊描写当时弗吉尼亚的情况说：“花钱买一英亩新地，比买肥料上一英亩旧地来得便宜。”〔13〕在南方，奴隶主有个美名，叫做“土地扼杀者”。如果肥沃的土地真是无边无际的话，那么奴隶制造成的恶果倒还可以弥补或延缓。因此，奴隶制社会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只有不断取得新的肥沃的土

地，奴隶制才能有生命力^[14]。梅里威耳写道：“与其雇用廉价的自由劳动力耕作贫瘠的旧地还不如使用昂贵的奴隶劳动耕作新地，更能挣钱。”^[15]这条逻辑，从弗吉尼亚、马里兰到卡罗来纳、佐治亚、得克萨斯和中西部；从巴巴多斯到牙买加、圣多明各和古巴，到处都是一成不变的。新开辟的种植园优于经营多年的老种植园，后来者居上。这好比是一场接力赛跑，最先起跑的人把接力棒传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满腹悲伤，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当然他不会心甘情愿的。

加勒比地区役使的奴隶一直局限于黑人。这最初本来是一种经济现象，后来就产生了种族的纠葛。种族主义不是产生奴隶制的根源；相反，它却是实行奴隶制的产物。在美洲大陆的非自由劳动者中，有棕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有基督教徒、新教徒和异教徒。

在新大陆，就种族而言，最早进行奴隶买卖并发展为奴隶劳动对象的还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当地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由于过度劳累、饮食不足，白人带来的传染病，以及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大批地加速死亡。他们过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的体质和习性都不适应奴隶制种植园的恶劣状况。费南多·奥提兹这样写道：“逼迫印第安人下矿井，去从事单调、紧张而又繁重的劳动，断绝了他的部族联系，取消了他的宗教仪式……，这简直如同剥夺了他的生机一样……这不仅奴役他的肉体，而且也奴役他的集体精神。”^[16]

昔日小西班牙岛的东半部，今天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版图。凡到它的首都圣多明各的游客都会看到哥伦布的塑像，在它的旁边还塑造了一个印第安妇女怀着感恩不尽的心情书写着这位新大陆发现者的名字。但是，另一个故事是这样叙述的：有一个名叫哈多伊的印第安人部族首领，因为抵抗侵略被判处了死刑。当他得知，要杀他的刽子手也期望死后进天堂时，他就至死都不肯

接受用基督为他超度。看来，哈多伊的故事比起无名氏妇女的塑像，更能代表当时印第安人对他们新来的统治者所抱的态度。

英国和法国在各自的殖民地效仿西班牙的做法，也把印第安人沦为奴隶。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西班牙国王曾企图把奴隶制只施于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和好战的，被说成吃人生蕃的加勒比人。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奴役印第安人仅仅是当地殖民地的事情，不同于后来奴役黑人那样，牵涉到英帝国的重大利益。劳布写道：“只有牵涉到非洲奴隶贸易时，本国政府才对殖民地的奴隶状况和立法感到兴趣……。既然印第安人奴隶制一直不普遍，也没有影响到黑奴制度和黑奴买卖，所以也未引起本国政府的注意。但因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从未宣布为非法，所以它就一直合法地存在着。”〔17〕

但是，在英国属地，印第安人奴隶制并不普及。巴拉克著的《弗吉尼亚》一书中这样写着，公众的情绪“从来没有要求征服整个印第安种族。这与1661年关于黑奴的第一个奴隶法令一样，实际上都只要求奴役一部份人，而且是很少的一部份人……。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隶制的问题，不过被看作是一种偶尔的、保护性的惩罚，并非是正当的、永久之计。”〔18〕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实行印第安人奴隶制无利可图。因为那里的殖民地经营多种农业经济，实行任何奴隶制都不适宜，也无利可图。再加上印第安人奴隶效率不高。西班牙人发现，一个黑人奴隶顶得上四个印第安人。1518年，小西班牙岛上的一位重要官员执意要求“准予引进黑奴以取代当地的土著居民。因为黑奴身强力壮，适宜田间劳动；而印第安人瘦弱无力，只能干些轻便的工作，如看管玉米地或庄园。”〔19〕后来种植棉花，甘蔗等需要强劳动的作物时，印第安人是干不了的，而需要靠身强力壮的“棉花黑奴”。“棉花黑奴”这一名称，犹如路易斯安那州所称谓的名称“甘蔗骡子”，——因那里的甘蔗地需要强壮的骡子。据劳布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会

发现，印第安人奴隶的价格比黑奴的价格要低得多〔20〕。

再说，印第安人人口有限，而非洲黑奴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形成了用非洲猎取来的黑奴耕种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窃取来的土地这一局面。这样航海家亨利亲王的航行补充了哥伦布的航行，西非的历史也构成了西印度群岛史的附加部份。

但是随后直接取代印第安人的还不是黑奴，而是贫穷白人。这些“白人苦工”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契约奴，这是因为他们在离开本国前已签订了合同，受法律的约束。为此他们不得不在一个规定的时期内服劳役，然后才能回国。另外一些穷白人叫“赎身者”。他们与某个船长讲好条件，乘其船到美洲后，或者到达后一段时间内付清船费。如果到时不能付清，船长有权把他们转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还有一些是犯人，系按本国政府商定的方针遣送来服刑一个时期的。

上述的移民方式十分符合当时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极力鼓吹不管是否自愿，都得把穷人投入到有用的艰苦劳动中；而且还大力支持向外移民，以便降低国内穷人的比率，并给懒汉和游民提供到国外挣钱的职业。哈尔写道：“契约劳役的形成决定于这样两种不同而又相辅相成的力量：一种是来自新大陆的正面的吸引力；另一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反面的驱逐力”。〔21〕1606年培根在呈递给詹姆斯一世的公文中强调指出：“由于移民，英国会获得双重的好处，在国内减少了人口，在国外又利用了他们”。〔22〕

开头，服短期劳役并不算是下贱事情，契约奴中有许多人原是采邑庄园的佃户，为了逃脱令人厌恶的封建束缚才来到美洲。同样，爱尔兰人是为摆脱地主和主教的压迫，来这里寻求自由的。德国人则是为了逃离三十年战争的创伤。这些人的心灵里，有着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和渴望自由的炽热感情。他们来到这块新的土地上，渴望有可能成为自由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在国内已被听

到的种种生动而夸张的描绘所唤起。可是,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用威廉逊博士的话说:“人们想象的那种美好的殖民地,想象海外还有一个更大更好的英国,这一切此刻都淹没在追逐眼前的利益之中。”^[23]此时,新来的移民也多是品行不端的人,而且构成了契约劳役的特点。

在输送契约奴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正规的运输线。从1654年到1685年,仅英国布里斯托一地就输出一万名契约奴。主要是运往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1683年,弗吉尼亚的总人口中白奴占了六分之一。十八世纪,在宾夕法尼亚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白奴。在四年期间,仅输入费城一地的白奴就有二万五千人。据现在估计,在殖民地时期,有二十五万多人属于白奴阶级。他们约占全部英国移民的一半,其中大部分人是到中美一带的殖民地。

随着商业投机之卷入这场输入移民的活动,出现了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如绑架受此刺激盛行起来,而且竟成为伦敦、布里斯托等城市一种正式的行当。绑匪对成人用酒灌醉之,对小孩则用甜食诱骗。人们把这些绑匪叫做“妖精”,因为不论男女和小孩,他们都抓来,然后把他们卖给船主,远渡重洋。即将出航牙买加的船长总要带着酒去光顾一下克拉肯威尔教养所,“邀请”那里的一些行为放荡的女孩,一块前往西印度群岛。这些诱惑,一如布里斯托市长抱怨的那样,对那些冒冒失失和轻易受骗的人很有吸引力,竟致于使丈夫遗弃妻子;妻子丢弃丈夫;徒工远离师付;而逃犯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海船上找到了藏身之所^[24]。在德国的移民浪潮中,出现了所谓“新登陆者”,这是指当时的劳工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奔走于莱茵河两岸,劝诱封建领地上的农民卖掉家当移居美洲。事成后他们向每个移民索取一笔酬金。

这些“新登陆者”会施展各种诡计伎俩,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很多^[25]。但是无论施展了什么样的诡计,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事实仍然如腓特烈·卡布所写的:“移民热

的真正原因在于本国恶劣的政治经济状况。德意志各小邦的贫穷、压迫的状况比‘新登陆者’更有力而持久地推动农民外流。”

大批的罪犯是白人苦工的又一个来源。英国严酷的封建法律拟定了三百条要加以严惩的罪行。如，有下列罪行者要处以绞刑：从别人口袋里偷走一个先令以上者；冒充顾客偷窃货物，价值达五个先令者；偷盗一匹马或一头羊；偷捕绅士庄园里的兔子等等。根据法律要处以放逐的罪行有：偷布；焚烧玉米秸；伤害或打死牲畜；阻挠税务官履行职责；破坏正当的行业^[26]。1664年制订的法律提案提出，要把所有的游民、懒汉、恶棍、小偷、吉普赛人，以及那些经常出入非法妓院的嫖客统统放逐到殖民地去^[27]。1667年有一份请求宽恕的请愿书，恳请当局把一名妇女的死刑改判为流放。其实这个妇女只不过偷了仅值三先令四便士的东西^[28]。到了1745年，凡偷一个银勺或一个金表的人都得判处流放。解放黑奴之后的第一年，判处流放则成为对工会活动实行惩罚的手段。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如下结论：种植园需求劳动力与法律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海外殖民地终其一生者寥寥无几。

本杰明·弗兰克林反对“把欧洲的垃圾倾倒在美洲大陆”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极大侮辱。他反问道，如果英国有权把它的犯人遣送到殖民地，那么为了交换，殖民地是否也有权把响尾蛇送往英国呢？弗兰克林为何如此动感情，我们不得而知。即使遣送来的罪犯都是些难以改恶从善的，但人数更多的契约奴和自由移民能够抵销罪犯的坏影响。这好比往有毒的杯子里倒入大量的清水一样。十九世纪澳大利亚的早期发展如果不利用犯人的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其中有个别移民的情况是例外。当时有人概括了下列的普遍看法：“在新开拓的殖民地，犯人劳动作出的贡献大于他们的恶行所造成的损失”。^[29]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一个新兴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问题。

正如梅里威耳指出的：罪犯劳工事实上等于本国政府奉送给殖民地的礼物，而殖民地用不着负担进口这批劳力的费用。1611年，弗吉尼亚总督表示乐意接受一批暂缓执行死刑的犯人。他说：“这给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人力。这些人并不总是最坏的”。〔30〕西印度群岛准备接受一切三教九流的人，甚至包括来自纽盖特和布莱德威尔两个监狱里的社会渣滓。因为，“没有不可救药的铁笼之鸟。他们来到此地后，就有可能从良并得到晋升，何况已有了这方面的可喜实例”。〔31〕

1640年到1740年的一百年间，英国国内的政治动乱大大增加了白人苦工的输出。一些不遵奉国教礼仪的人，因为他们的非正统信仰而遭到驱逐。其中大多数人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克伦威尔执政时的许多爱尔兰囚犯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也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这一政策推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有份量的动词：“巴巴多斯某某人”，意思是把某人放逐到巴巴多斯等地。蒙特塞拉特岛后来变成了以爱尔兰人为主的殖民地。直至今日，在英属西印度各地，人们还不时可以听到夹杂着爱尔兰土音的英语。然而爱尔兰人多是穷奴仆，他们痛恨英国人，并随时准备帮助英国的敌人。在1689年利华德群岛的暴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的这种深仇大恨〔32〕。据李凯说，这种情绪后来使爱尔兰人在华盛顿领导的反英斗争中成为最勇敢的战士。在这之前，克伦威尔时期的苏格兰民族运动的失败者和爱尔兰人一样，也遭到了流放。“在国外许多地方，苏格兰人大多是充当苦力和士兵”。〔33〕由于宗教方面的迫害，也有许多工人被遣送到种植园。1661年，教友派信徒因第三次拒绝向政府宣誓，亦遭到流放。1664年又作出规定，凡十六岁以上借宗教之名举行集会达三次，人数超过五人者，罚款一百英镑，或放逐到除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以外的任何殖民地种植园。蒙默思的许多支持者被遣送到巴巴多斯，判处为奴十年。当时，国王还把这些犯人一批一批的赐给受宠的